

北京长篇小说创作

精品系列

凌力 著

暮鼓晨钟



北京长篇小说创作

精品系列

暮鼓晨钟

——少年康熙

凌 力 著

北 京 出 版 社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暮鼓晨钟/凌力著.-北京:北京出版社,1996
ISBN 7-200-03029-5

I.暮… II.凌… III.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6) 第 16974 号

北京长篇小说创作精品系列

暮鼓晨钟——少年康熙

muguchenzhong — shaoniankangxi

凌 力

*

北 京 出 版 社 出版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(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)

邮政编码:100011

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市兴顺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28印张 626000字

1997年8月第1版 2000年4月第3次印刷

印数 14001—20000

ISBN 7-200-03029-5/I·395

定价:29.00元

内容提要

康熙七岁登基，四大辅臣把持朝政，他们借口恢复祖制，几乎全部推翻了顺治皇帝的变革措施，特别是辅政大臣鳌拜结党营私，擅权跋扈，诛杀异己，觊觎皇位，造成政局混乱，民怨沸腾。康熙苦读史书，励精图治，逐渐不满辅政大臣的倒行逆施和自己的傀儡处境。在祖母太皇太后的教诲和辅佐下，康熙采取各种方式，同鳌拜展开了错综而尖锐的斗争。在亲政第三年，年纪不过十六七岁时，鳌拜弑君阴谋暴露，康熙一举擒获了他，完全夺回了皇权。

小说规模宏大，情节跌宕，真实而生动地展现了康熙初年的宫廷生活与社会风貌。



凌力

第一章

康熙二年。

春到得早，正月就河开雪化柳吐芽。京师的路面像翻了粥锅，处处泥泞。不料暖过几天，又下雪了，扯棉絮也似的，漫天飞舞，密密麻麻，把天地间的一切都包笼进那张巨大的白幔之中。拱卫着紫禁金阙的八旗内城，一时人踪稀疏，九衢寂然。

从黎明到正午，蓬松的积雪将近半尺厚。大雪天不得不出门的行人可就遭了殃。

鼓楼东街，一辆五马高车和一辆二马轿车，相撞后一起陷入泥潭！这一撞很凶猛，不但双双不能动弹，连车身都撞得变了形，车门车窗打不开，车中人成了笼中囚徒！

车中人竟都是女子！二马轿车内哭声高一阵低一阵，一直没有停止；五马高车内却传出骄横的脆生生的斥骂：

“该死的奴才！你们倒使劲儿给我推呀！……再推不出来，拿你们一个个都杖死！……”

这南来北往的通衢要道堵塞一个时辰了，前前后后被阻的车马排成长龙，都在叫骂催促。管事模样的大汉，头上腾腾地冒着热气，一边使皮帽子抹汗，一边声嘶力竭地吼叫着十几名跟班：

“再推再推！这可是大路，不能闹着玩儿！快！赶马！都上手推！一，二，三！”

十几个人拼命呼喝着号子，鞭梢甩得“噼啪”响，二十只马蹄一气乱蹬，那车只是不动。管事急得跳脚乱骂，众人累得倚着大车喘气。

“铛铛铛铛！……”飞雪织成的幔幕那边，传来沉重的喝道锣。众人细细一数，竟是十三棒锣，来了一位柄政辅国极品老大人！管事变色，众人惊慌，忙不迭地退到路边回避。

喝道锣越来越响，两匹高头大马载着击锣的骑尉从茫茫雪帘中钻出来。后面，一对对手执旗枪、金黄棍的仪仗骑尉络绎不绝。横在路中的这两辆马车把仪仗卫队挤缩道侧，使后队的中心——一柄杏黄伞停住了。

伞下，大人骑着黑马，铁塔一般威严，貂帽低低地压着浓眉，一领风雪大氅更衬出他英姿挺拔。他抬手拿马鞭一指马车，鹰眼略略闪动，问道：

“嗯？”

只这一声，护卫们如老鹰抓小鸡，把管事拎到大人马前。管事一头跪在雪水泥泞中，禀告时倒不失几分大家气派：实在不是有意挡路，惊老大人的驾。

“哪一旗的？”听管事一口地道的满洲话，大人开口问。

“回老夫人，孔公主府下。”

“哦？……那边一辆呢？”

二马轿车的车夫赶紧跪下：“回老夫人，正白旗八管牛录下……”哆哆嗦嗦，后半截已说不真切了。

夫人催马向前，对马车打量一眼，竟翻身下马，随从们只得跟着离鞍。

夫人皱着浓眉，点手招来仪仗旗卫，从他们手中取来八根金黄棍，每四根合在一起，试了试软硬，头也不回地问：

“车上有人？”

“回老夫人，公主现在车中！”

“回老夫人，车里是家主爷的小格格玛尔赛……”

“呼”的一阵劲风，夫人脱去大氅，紧紧袖口，浑身一舒展，骨骼关节“喀啦喀啦”山响，使他惬意地眯了眯眼睛。众人被这气势镇住，大气也不敢出了。

看准车底两后轮间的车轴，他把金黄棍分两组深深插进两车轴下的泥水中，不容反对地喝道：

“听我号令，车夫赶马，其余人走开！”

车夫诚惶诚恐，赶忙勒紧缰绳，举鞭静候。

众人远远站在大雪中，怀着说不清的敬畏，仿佛望着一尊天神。

“赶马！”一声令下，车夫的呵叱与鞭声齐响，所有套绳尽都拉得又直又紧，七匹马扬鬃刨蹄、打着响鼻喘着粗气，奋力向前挣。夫人双肩各扛着四根金黄棍，撬那深陷泥中的后轮。

棍子向着地面弯过去，弯过去，弯成新月，弯成满弓，弯成半圆，令人担心它们即刻就要折断……

只见大人猛一挺身，大喝：“起！”恰似半空雷震，那看不见的浓缩的力，以举鼎拔山之势骤然爆发，八根胳膊粗细的金黄棍“喀吧”一声齐齐折断，同一瞬间，两辆马车的后部一下子从泥里掀出来，“轰隆隆”一片巨响，七匹马向前猛冲，眨眼间箭一般飞出十几丈，泥水四溅纷飞，“劈里啪啦”乱响！

旁观的人们，连大人的护卫在内，都忘了礼仪、忘了敬畏，不顾身分地哄然喝彩！

管事抢上来叩头道谢。

大人面不改色，口不喘息，大手一挥，制止管事絮叨，对他正眼也不瞧，只管松了袖口，弹弹身上的泥点子，听任随从为他披上风雪大氅，便要返身上马。

五马高车的门“哗啦”打开，身裹绫缎貂裘披风、满头珠翠、华贵耀眼的公主跳下车，气急败坏地冲到二马轿车跟前，一脚踢开车门，揪出车中女子，“啪啪”扇了两个耳光，嘴里骂着：

“贱婢！该死的奴才！赔我的如意！”

女孩儿不过十六七岁，又惊又怕又怒：“你！你怎么动手打人？”

公主府的从人赶忙拥过去，管事力图转移视线，息事宁人：“禀公主，多亏这位大人解咱的危难！”

公主转脸，看到一部浓密的络腮胡子装点修饰的刚劲突出的长方下巴、有楞有角轮廓鲜明的面庞和一双威严沉着光闪闪的鹰眼，略怔了怔，微微点头道：

“哦，是鳌拜大臣！”

“鳌拜请公主安。”他浅浅打了一千，“不知她怎的冒犯

了公主？”

“我选的一枝上好如意，要进宫进献皇额娘，被这贱婢的车一撞，摔碎了！”

女孩儿不服地扬起头：“是公主你撞了我！我们车走得好的，公主的车从后面赶上来硬要超过，直把我们撞进泥坑，你那车才……”

公主双眉高高一挑：“大胆，竟敢回嘴！……”

女孩儿扭开脸，低声嘟囔：“又不是正经主子，明明的蛮子根儿，神气个啥……”

公主粉面“刷”地通红，怒喝道：“你说什么！？”

几乎与公主同时，鳌拜也大声斥责那个叫玛尔赛的姑娘：“你给我住嘴！”可是谁敢说 he 随斥责送过去的锐利目光中不是带着赞赏呢？

不等公主再说下去，道边忽然蹿来一个人影，高呼着：“辅臣大人！冤枉啊！……”

可这尖厉刺耳的声音还没落地，就有一团沉重的东西飞过半空，砰然落地，摔进泥潭，溅起一片乌泥。众人定睛看时，一名儒生已在泥潭中挣扎，满身满头污秽，不成模样了。想必是他冲到大人跟前，护卫防他行刺，一脚踢开的。

儒生不管不顾地跪在泥中，可怜巴巴地喘着气，大声哀告：“老大人老大人！晚生天大冤屈，求老大人做主！……”

一名护卫粗声喝道：“辅政大人不理民辞，有冤情往地方有司上告！”

这样的插曲，想必惯经，鳌拜仿佛没有看见，自管继续解决方才的纠纷，向公主一揖：

“公主尊贵体面，向来不与下人奴才计较。”

公主瞅他一眼，略一沉吟，粉面上随即泛上薄薄笑意，“鳌大臣能得先皇恩信，遗诏辅政，果然有见识！”

“不敢当。”鳌拜依然容色严肃，“公主出行，理应仪卫开道。”

“我要是也带许多仪卫，今儿这路可就更挤不开了！”公主说罢一笑，登车而去。

鳌拜目送公主一行走远，也不再理睬那辆二马轿车，自顾回身上马，满意地注视着缓缓流动起来的长队车马。

喝道锣又“铛铛”响起，杏黄伞、圆金青扇护从着鳌大人走了，走进飞雪的帘栊。

儒生突然拿出生死成败在此一举的勇气，尖声大叫，盖过了震耳的锣鸣：

“江南蛮子蓄谋反叛，连辅政大人都不管，还有谁来管哪！……”

杏黄伞微微一荡，再次停住。鳌拜下颏一点，儒生便被架到他马前，双膝跪倒。大人对滚成泥猴一样的告状者略扫一眼，皱眉道：“说！”

“禀老大人！晚生嘉兴吴之荣，状告湖州庄廷铨、南浔朱佑明及海宁查继佐、仁和陆健等十八江南名士，私刻明史，诋毁本朝，实属大逆不道！……”

这位吴之荣满语说得极好，滔滔不绝，咬牙切齿，教人难以相信他也是汉人文士。

辅政大人浓眉越皱越紧，几乎连接在一处，眼睛也渐渐收拢，仿佛闭上了。又一句简单问话：

“凭据？”

吴之荣肩膀一耸，背上那方方正正的小包袱拱了起来。护

卫解下，取出里面用层层油纸细心包裹的一函书，双手奉上。鳌拜看也不看，只示意收存，仍旧半阖着眼听儒生慷慨陈词，颇像一只打瞌睡的兀鹰。

“……这就是庄廷铨撰写、查继佐陆健等人列名参校的私刻《明史》。所有指斥本朝之逆词，晚生都一一标明。去年晚生曾以此书状告于杭州将军及浙江巡抚台前，不料封疆大吏贪赃受贿，使晚生一片忠义之心付于流水！晚生见列名参校者皆江南名士前朝豪贵，料想其中必有结党谋反情事，是以不惧艰辛，千里迢迢赶来京师，抱书击登闻鼓以进，却又石沉大海。万般无奈，方拦马告状……”

鳌拜浓眉一耸，鹰眼倏开，闪过一道强烈的光芒，混合着愤怒和兴奋，神情颇似跃跃欲起搏击猎物的猛虎。他的声音越加低而且厚：

“带回去，细审！”

辅政大臣受理明史案的消息，比旋风还快，立即在朝中传遍，激起一片狂欢！

自顺治皇帝去世以来，满洲亲贵大臣已经好几次尝到这种箭上弦刀出鞘、只待出手必见大胜的狂喜了，

康熙即位后的第一批革除新政、恢复旧制的敕令，使他们多少人高兴得落泪，不啻拨开云雾见青天；

江南哭庙案①、奏销案②、通海案③等十宗大案下来，杀

① 哭庙案：吴县生员金圣叹、倪用宾等因顺治之丧聚哭于文庙，从者千人，递揭帖告知县贪酷。兴大狱拿问，广为株连，斩十八人。

② 奏销案：以拖欠钱粮为名，将江南绅衿士子一万三千余人黜革问罪、鞭笞鞭扑。

③ 通海案：追究顺治十六年响应郑成功攻金陵的江南士民，广为罗织，牵连无穷，凌迟二十八人、斩八十九人、绞四人。

一小批、整肃一大批，狠狠煞住南蛮子的气焰，一平他们胸中
长期积蓄的委屈和怨愤；

如今又来了个明史案，那些桀骜不驯的蛮子文士，还敢不
夹住尾巴、老老实实地听喝吗？

喜气到处弥漫。鳌拜上朝时，一重重宫门侍卫高喊“伊
里！”向辅臣致敬，声音都格外响亮，站立得格外挺直，一双
双年轻的眼睛里，满是爱戴和仰慕，就像当年他在保和殿战胜
喀尔喀蒙古大力士之后一样。鳌拜不动声色，昂然而过。他越
是对这些年轻人的崇敬完全不理睬、不在乎，他们越是爱慕他
钦佩他，他的经验如此。

鳌拜抬脚踏上辅臣值房的石阶，头顶上滚来一串爽朗的笑
声：“哈哈哈哈哈！鳌兄，了不起！又网住一条大鱼！”

不用问，这是苏克萨哈。他竟然领了遏必隆亲自到门前迎
接，不仅礼重情厚，也足见他实在很高兴，那张漂亮的、肤色
滋润的脸膛儿布满了笑，如春风拂面，暖意融融。相比之下，
黄黑面孔的遏必隆逊色多了。

鳌拜心里未尝不得意，但他这个人生性严肃，难得一笑，
此刻说出的话，仍带着点儿怒气：“可恨松魁，身为杭州将
军，竟把这样的逆案轻轻放过，就为那么几个子儿！”

三人说着进了值房。首辅索尼还没有到，话题自然就是明
史案。

庄廷铨的《明史》，基本上照抄朱国桢的《明史》，但补写了
崇祯一朝，据实记载了满洲的崛起及其入关的屠戮。所以鳌拜
说明案情后，生气地说：

“骂我们祖宗的书不烧，骂我们祖宗的人不杀，我们还有
脸活在世上？”

“该杀！该烧！得叫他们知道厉害！先皇帝对他们实在是宽大无边了，就连响应郑成功攻金陵的叛臣叛民都不肯问罪……”苏克萨哈义愤形于色地说着，忽然眼珠略略一转，降低了声调：“太皇太后会不会有异议？”

“绝不会！”鳌拜直率地一口接过来，“自皇上登基，太皇太后从没驳过咱们的面子。如今天下太平，八旗兴旺，她还不高兴？老人家的心思全搁在拜佛和皇上身上。你说是不是，遏大臣？”

鳌拜性情直爽，最令人称道。辅臣议事，总是有什么说什么，而且敢说敢做。他也颇以这一点自诩，不时拉出谦恭少言的遏必隆作反衬。

果然，遏必隆想了想，说：“也是。老太后对佛事很虔诚呢。”

苏克萨哈瞟了遏必隆一眼：“二位，别那么放心。前几个咱们议的那几个人几件事，忘了？……”

头一个，魏裔介，左都御史。

顺治十八年八月初八，辅臣令户部照明末练饷的数目，向全国各省加派征银六百余万两，限三个月解送进京，理由是修建孝陵及滇闽用兵。

八月十三，这个魏裔介就上奏折反对，说什么“兵饷正赋如果足用，加派钱粮即应停止，为百姓即所以为国家，乃培根本而长治久安之要也……”

辅臣本不当不理睬，只是他这一套太冠冕堂皇，废除明末练饷，原是大清入关后的第一德政，就此一笔勾销，许多满洲亲贵大臣也觉不妥，又有内三院汉大学士李蔚等人反复劝解，婉言曲喻，不由辅臣不踌躇。

太皇太后竟也知道了这份奏疏，虽然对加派一事只字不提，却不住称赞此疏忠心体国、有识有胆。四辅臣不好坚持，只得于八月十八下谕，除顺治十八年已加派外，康熙元年停止。

第二个，龚鼎孳。

此人是托了辅臣之力才得以复起的。大约想继钱谦益为文坛领袖，对汉人士子，但凡有几分文才，他便推重引荐，资助贫乏，得了个“汲引英贤如不及”的美誉。

奏销案遍及天下，两江绅衿无人得免，朝廷还要追迫穷治之际，此人隐然以文士救星自居，上了一道特疏，请宽奏销。文章写得漂亮，竟使太皇太后当着四辅臣琅琅背诵，称道不已。

辅臣原意要在天下各省都“奏销”一番的，终究不好驳太皇太后的面子，好在气焰最嚣张的江南士绅已然沮丧，奏销的事也就渐渐松了。

第三个，孙廷铨。

此人仗着首发倡议，尊庄太后为太皇太后，又率九卿上书请举行即位大礼而获两宫好感，竟不时与辅臣齟齬。议大行皇帝谥号那次最为激烈，他竟说“大行皇帝龙兴中土，混一六合，功业同于开创，应谥为高皇帝”。

辅臣手持大行皇帝的“罪己诏”，坚持谥为章皇帝。孙廷铨之议自然作罢。只是此人长期供职户部，是顺治朝奖励开荒的功臣。田赋总是要征的，荒也还得要开，纵然他不肯依头顺脑，也不能拿他怎么样，听之任之而已。

几个不驯服的汉臣何足道！

然而，今年初，首辅索尼顺应太皇太后的巧妙示意，魏裔

介竟升古称“天官”的六部之首——吏部尚书！所留的左都御史缺竟补了龚鼎孳！最令苏克萨哈愤慨的，是孙廷铨这个倔巴儿头，竟拜内秘书院大学士！

苏克萨哈眨巴着眼，看看两位同僚，不无疑虑地说：“拿这些归拢了细想去，老太后的心意咱们未必都揣摩透了，不然，这算什么意思？遏大臣，你说呢？”

遏必隆面露忧色：“也是。老这么暗示借喻的，还真摸不清太皇太后的心意呢！”

“我不信！”鳌拜瞧着遏必隆说，“什么心思？妇人心性免不了爱听奉承。孙廷铨上尊号，买得老太太高兴罢了！再说，拣几个顺心听话的汉臣给点儿甜头，也是该的。”

见鳌拜理直气壮，果是有底，遏必隆频频点头，口称“也是也是”，拿眼睛去看苏克萨哈。只见他敛起笑容，正色道：

“鳌兄不可大意。套一句蛮子文绉绉的话，叫作大风起于青萍之末。小事引出大乱子，不是没有先例！”

苏克萨哈的侄女嫁给鳌拜的侄子，二人是姻亲，每当话说到紧要处，苏克萨哈就称一声“兄”。

鳌拜眯了眯眼睛，仿佛觑定那虚幻中的“青萍之末”，说：“我料定这三员汉官背后有人，不干老太后的事。”

苏克萨哈柔润的鼻翼轻轻翕动，机敏的目光直射他这位亲家的刚毅面孔：“你是说，汤？”

“对！就是那个比南蛮子还蛮的洋鬼！去年他做七十大寿，在京的汉大臣全都跑去奉承讨好，尊他什么‘圣人’，真见鬼！最卖劲的又是这三个！……”鳌拜黧黑的双颊泛出一片恼怒的红潮，牙齿“格格”响。大约意识到不合宰辅良相的应有风范，他到底敛回高扬的浓眉，换了一种较比平稳的声调。

“汤若望终究是老太后的义父，咱们不好就动他，可那三个跟咱憋着劲的家伙，还不该训戒？阿琐木！赫仑！”

两个当值的笔帖式连忙进屋，躬身听命。

“传魏裔介、龚鼎孳立刻来见！”

笔帖式飞跑而去。

苏克萨哈笑不唧儿的故作惊讶：“鳌兄，你这是……？”

鳌拜正色道：“刚才你头句话不就夸我网住一条大鱼么？一个大好由头！”

吏部尚书魏裔介、左都御史龚鼎孳一进门槛就双膝跪倒请命。鳌拜沉着脸，一字一句地斥责：

“南人写《明史》，辱骂我满洲祖先，罪该万剐！吴之荣击登闻鼓告御状，都察院为什么不受理？浙江省府州县多少吏员在其中营私舞弊，吏部为什么不查不问？”

苏克萨哈鼻子里哼出冷笑：“二位请回去查查看，参与此事的文人，在哭庙案、奏销案、通海案中是否挂名？”

遏必隆点点头：“也是，真该查清楚，有前科一起算账！”

苏克萨哈忽然笑着对遏必隆挤挤眼：“遏大臣，我送一个雅号给你——‘遏也是’如何？”说罢哈哈地笑起来。遏必隆毫无愠色，随和地一起笑了。

鳌拜不满地瞅了两位同僚一眼，正要说句很冲的话，忽见苏克萨哈朝自己递眼色、努嘴指向跪着的二汉臣，没事人似地问：“听说前几个你又去西山狩猎了？射着虎了么？”

“三虎二熊。怎么着，再送你一双熊掌？”鳌拜尚未摸着头脑，照实回答，目光送出疑问。

苏克萨哈拱拱手笑道：“承赐承赐，有一双尽够受用，果